



从经典逻辑到量子思维： 公共治理认知框架的叙事转向

周 鹏

(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常州 213032)

摘要: 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长期受“经典逻辑叙事”影响,以线性因果、二元对立和可预测性为核心逻辑,将治理视为一个“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寻找最优解”的线性过程,但该治理认知框架的内在结构、核心隐喻以及在解释治理悖论时具有局限性。量子思维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叙事语法”,能够促成公共治理认知框架从经典逻辑向量子思维的转向,构建出一种拥抱不确定性、超越二元论、彰显整体性的“量子思维叙事”。在这种新的叙事逻辑下,治理不再是寻求唯一解的控制过程,而是管理可能性、促进价值涌现的艺术;治理悖论也不再是需要被消解的“矛盾”,而是构成复杂系统动态演化的“内在张力”。这一深刻的“叙事转向”,将治理悖论从需要被消解的“管理难题”重新界定为系统演化的驱动性因素,为构建面向复杂现实世界的公共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 经典逻辑;量子思维;公共治理;叙事转向;叠加性;纠缠

中图分类号: C93;D0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4-0167-07

From classical logic to quantum thinking: The narrative turn in public governance cognitive frameworks

ZHOU 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32, China)

Abstract: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long been dominated by the "classical logic narrative". Centered on linear causality, binary opposition, and predictability, this narrative logic views governance as a linear process of "identifying problems, analyzing causes, and seeking optimal solutions". However,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core metaphors of this cognitive framework, along with its explanatory power regarding governance paradoxes, possess inherent limitations. Quantum thinking offers a novel set of "narrative grammars" that facilitate a shift in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public governance from classical to quantum one. It enabl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quantum narrative" that embraces uncertainty, transcends dualism, and emphasizes holism. Within this new narrative logic, governance is no longer viewed as a control process aimed at finding a single solution, but rather as an art of managing possibilities and fostering the emergence of value. Governance paradoxes are no longer seen as "contradictions" to be resolved, but as "intrinsic tensions" that constitute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complex systems. This profound "narrative turn" represents a crucial step in redefining governance paradoxes—shifting from viewing them as "management challenges" to be eliminated to recognizing them

as driving forces for systemic evolution. Consequently, it paves a brand new theoretical path for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public governance toward the realities of complexity.

Key words: classical logic; quantum thinking; public governance; narrative turn; superposition; entanglement

公共治理并非仅仅是技术、工具与程序的集合,而是围绕“我们是谁”“面临什么问题”“应往何处去”等根本性议题,不断讲述、建构和重塑“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叙事行为^[1]。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城邦勾勒秩序蓝图,到现代国家在福利、安全与发展等议题上的政策宣示,都是通过特定的治理叙事框架来赋予其合法性、凝聚社会共识并指引具体行动。这些治理叙事如同空气般无处不在,却又常常因人们司空见惯而被忽略。它们是“前置”于理论模型和政策工具的“认知基础设施”,为人们筛选信息、界定问题边界、识别合法“行动者”,并为结果设定评价标准。

近年来,公共治理叙事不断演进和迭代,学界日益关注叙事的重要作用,“叙事政策分析框架”(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等理论工具应运而生^[2-3]。威尔逊时代“政治—行政”二分的叙事为行政专业主义兴起铺平了道路;科学管理运动将组织描绘成一部追求效率的精密机器,催生了流程再造与标准化管理这种效率至上的叙事逻辑^[4];新公共管理浪潮下,将政府比作企业、将公民比作企业顾客的叙事,驱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5]。这些叙事被广泛接受,成为一种强大的事实,嵌入制度设计、组织文化和个体日常决策中,构成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治理常识与集体心智^[6]。在底层逻辑上,这些叙事思维深受牛顿—笛卡尔式经典世界观影响,具有清晰而“鲁棒”的内在结构,一直被认为是进步、理性和科学的象征。

但是,面对当下高度复杂、深度关联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公共治理领域,这种看似完美的经典逻辑叙事遭遇难题和困境。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供应链问题等全球性风险以非线性、难以预测的方式爆发,“问题—解决”这种线性思维显现出应接不暇、效果有限的局限;产业创新生态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生,二元的“政府—市场”角色设定开始变得不合时宜;社会价值日益多元,政策执行效果因情境而异、新问题“涌现”现象频出,对“最优解”的执着追求往往导致政策僵化与失灵。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表明,我们赖以理解和操作世界的“旧地图”在“新大陆”导航中出现了适配性困

难;曾经带来秩序与信心的经典逻辑叙事,如今正频繁遭遇困惑、矛盾与认知冲突。

本文认为,要走出经典逻辑叙事的困境,仅对现有政策工具进行修补或改良是不够的,需要在认知框架与方法论这一更为根本的层面推动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7],构建一种能够拥抱不确定性、超越二元论、理解整体关联性的“另类叙事”,即从经典逻辑到“量子思维”的叙事转向。这一叙事转向的思想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的科学革命——量子力学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叙事转向不是将物理学定律机械地搬到社会领域,而是旨在挖掘量子思维后深刻的哲学意涵和认知启示,并将其作为构建治理新叙事的“概念工具”和“语法”,探索量子思维如何启发和构建一个全新治理叙事。因此,本文首先解构经典逻辑叙事的内在逻辑与局限,阐释量子思维的叠加、纠缠、互补性等核心概念如何能够促成叙事转向;然后通过对比,尝试建构量子思维叙事的基本框架,并展示其在理解和应对治理问题方面的独特优势;最后阐明这一叙事转向对于公共治理理论创新与未来实践的深远意义。

一、叙事解构:公共治理中经典逻辑叙事的谱系与局限

将治理视为一种叙事行为,可以对深层次上影响现代治理理论构建与制度设计的基础叙事进行谱系学考察与解构。尽管在实际治理实践中,政治博弈、行政改革与社会运动不断冲击着既定框架,但作为一种理想范式和认知基准,经典逻辑叙事依然构成了我们理解治理问题的“默认设置”。

(一)经典逻辑叙事的谱系

经典逻辑叙事的思想基因可以追溯到近代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辉煌成果。当这些成果中蕴含强大思想力量的科学哲学思想被投射至公共治理领域时,便形成了清晰可辨的谱系式分布。

首先,经典逻辑叙事本体论基础源于牛顿的机械宇宙观。该宇宙观通过万有引力定律等原理,将宇宙描绘成一部宏大、精准、如同钟表运行的机器。在这个世界中,万物都遵循普适、永恒、可被人类理性发现的物理法则。这种“宇宙时钟”的隐喻,深刻

地塑造了现代人的世界观,形成一种对秩序、稳定、可预测性以及可控性的坚定信仰^[8]。以此推论,如果宇宙本身是一部可以被理解和预测的机器,那么作为宇宙一部分的人类社会也存在内在的“社会规律”,因而能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完善。

其次,经典逻辑叙事认识论基础来自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将唯一的确定性赋予了思维主体,从而将作为思维属性的“心灵”与作为广延属性的“物质”在本体论上区分开来^[9]。这种主客体的截然二分,奠定了现代科学的观察者立场:一个理性且超然的观察主体,可以不受干扰地客观分析和把握外在的物质世界。这一思想被移植到治理领域,便塑造了“政府—社会”的二元框架,即政府作为理性、专业的治理主体,可以像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样,去客观地分析、干预和规划作为客体的社会。

这些哲学信念与启蒙运动思想汇流融合,最终提炼出经典逻辑叙事的内核,并作为理性主义基调嵌入公共管理学科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泰勒的“科学管理”运动,就是经典逻辑叙事的体现,其对“唯一最佳方法”(One Best Way)的执着探寻,正是试图将牛顿式物理法则应用于人类组织的管理,将组织视为一部只需优化流程便能有效提升效率的机器。西蒙等人早期提出的“理性决策模型”^[10],将决策过程描绘成一个设定目标、穷尽方案、评估后果、选择最优的纯粹计算过程,也是笛卡尔式理性精神的直接反映。尽管随后的公共理论和实践创新试图不断引入各种维度修正这一机械式图景,但即便是较近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改革中,其对绩效指标、量化评估、契约管理和效率最大化的强调,在认识论层面依然表现出类似的叙事偏好,即倾向于相信公共事务可以通过一套精确、可度量、可控制的工具来实现可预期的最优结果。

(二)经典逻辑叙事的内在结构

经典逻辑叙事提供了一套形式清晰、逻辑自洽且易于操作的认知与行动框架。可以从其问题解决模型、分析范畴和核心语汇三个维度,对该框架的内在结构进行系统性剖析。

从问题解决模型来看,经典逻辑下叙事遵循着一种线性、工具主义的解决路径。首先,通过数据监测或事件触发,将复杂社会现象识别并界定为一个明确、有边界的“治理问题”;随后,治理主体——通常是政府或其委托的专家系统——运用科学方法与

理性分析,探究问题的因果链条,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被认为是“最优”或“次优”的政策工具或制度方案;最后,通过政策的有效执行,预期治理目标得以实现,问题继而获得“解决”。整个过程可描绘为一个单向、可控且结果可期的线性链路,模糊性、偶然性以及非预期性后果等复杂因素往往被视为可控的偏差或在模型中被忽略的残差。

从分析范畴来看,经典逻辑叙事倾向于将复杂多维的治理关系简化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分析范畴。在此,治理被划分为若干组相互排斥的对立项。例如,“政府”与“市场”被设定为两种功能异质、边界分明的机制,二者关系常被置于相互竞争或替代的语境中进行讨论。又如,“效率”与“公平”这两个核心的公共价值,往往被描绘成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政策制定因此被视为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Trade-off)”的过程^[11-12]。同样,“管制与自由”“公共与私人”“集权与分权”等关系,也经常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项。这种分析范畴的设定虽然极大地降低了认知复杂性,但也正是实施治理时产生“紧张”和“矛盾”的认识论根源。

从核心语汇来看,经典逻辑叙事以工具理性为核心,通过一套技术性语汇构建话语体系,其中充斥着“控制(Control)”“预测(Prediction)”“优化(Optimization)”“效率(Efficiency)”“绩效(Performance)”“问责(Accountability)”“基准(Benchmark)”等词汇。这套话语体系将饱含价值冲突、伦理权衡和历史情境的公共事务,转译和重构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测量、计算和管理的客观问题。如此一来,治理过程在形式上显得更为“理性”,但价值、文化、情感和局部知识等表征复杂现实的语言维度,可能因被贴上“非科学”和“主观性”的标签,而被排斥在有效讨论之外。

(三)经典逻辑叙事的局限

经典逻辑叙事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它倾向于用一种秩序化、简约化和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去治理一个在很多维度上充满悖论、模糊性和复杂性的真实世界。当理论框架的线性逻辑与外部现实的非线性特征发生结构性错位时,其作为有效认知工具的局限性便显露出来^[13]。这种范式危机在经济管理领域同样显著。例如,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传统基于原子还原论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范式已难以解释复杂的平台生态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从“单体—供应链—集群”到“平台”的演进过程,平台CSR呈现出“网络式”特征^[14]。传统原子范式面临

主体割裂、线性因果和单一利润目标的困境,需要转向强调“参与性”“合一性”“共生性”的量子范式,以解决平台生态圈内复杂的社会责任异化问题。这进一步印证了突破经典逻辑叙事局限的必要性。

经典逻辑叙事最大的局限性,体现在其处理“悖论”的方式上。在经典逻辑叙事的框架内,一个无法用二元逻辑清晰解释的矛盾现象,只能被认知为一个系统的“反常现象”或“偏差”。这类似于一个程序代码中的“Bug”,被认为是需要通过调试、修正来清除的错误。例如,当一项旨在提升行政效率的改革损害了组织长期创新能力,或一项追求分配公平的政策意外地抑制了特定群体经济活力时,对这类情形的诊断首先会归因于政策设计缺陷和执行环节疏漏,或是某些关键变量的遗漏。因而,解决方案也总是倾向于通过构建更精密的数学模型、收集更全面的数据或施加更严格的管控以“修复”这一“Bug”。

这种将悖论视为待修复“Bug”的认知模式,导致治理实践陷入一种持续的周期性反复。例如,治理体系在过度集权所导致的僵化与过度分权所带来的失序之间反复摇摆,每一次改革都试图“修正”前一阶段的“错误”,政策制定者在“效率”与“公平”的两极之间不断寻求那个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的“最优平衡点”。这种零敲碎打式的适应性调整,如同为系统不断“打补丁”,往往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开始出现。治理认知框架本身未能考虑到,这些所谓的“Bug”可能并非系统的偶然失灵,而是复杂社会系统本身的内在属性与常态特征^[15]。

认知框架与现实之间的错位,导致治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模型追求数学上的精美,却可能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机理相去甚远;政策设计在逻辑上越显“完美”,在多样化的真实情境中可能越脆弱。这种追求确定性的理论话语与基层一线公共管理者的实际感受形成认知反差,因为他们凭职业经验所感知到的是充满模糊、妥协和权变的真实世界,而经典逻辑叙事承诺的最优解与他们所体验到的复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因此,经典逻辑叙事不仅遭遇解释力困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阻碍我们深刻理解和有效应对复杂现实挑战的障碍。它以清晰理性的叙事结构获得解释力,但因其对复杂性的过度简化而可能遮蔽了世界的内在矛盾与丰富,进而阻碍了治理理论与实践向一种更成熟和更具智慧的范式演进。对经典逻辑叙事重新进行学理化解构,成为开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认知革命并构建治理新叙事的必要前提。

二、理论重构:作为新认知框架资源的量子思维

相较于经典逻辑叙事的局限,量子力学所蕴含的哲学观念为重构治理认知提供了宝贵资源,其背后深刻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意涵,能够转译为一套用以分析复杂治理现象的全新“语法规则”^[16]。这不仅仅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转移^[17],更是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重大变革。

所谓本体论,关注的是“现实的本质是什么”。在经典本体论中,现实被认为是客观的、由分离的实体(原子/个体)构成的,且独立于观察者而存在。在量子本体论中,现实的本质不再是确定的“实体”,而是充满可能性的“关系”与“过程”。在被测量之前,事物处于多种状态并存的“叠加态”(Superposition)。现实并非一个静态的“是”(is),而是一个动态的、在互动中不断“成为”(becoming)的过程。认识论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认识现实”。经典认识论主张“反映论”,即认为观察者可以像照镜子一样客观地反映独立的外在世界。而量子认识论则揭示了“纠缠”与“互动”的本质: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不可分割,认知的过程本身就是“建构”现实。

这种从“现实性”(Actuality)到“潜在性”(Potentiality)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转向,是构建治理新认知框架的逻辑起点。它意味着,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政策环境,治理对象并非一个等待被精确分析和控制的客体,而是一个蕴含多种演化路径的复杂系统。因此,治理的核心任务,也从“描述和预测既定实在”转向“理解、引导和塑造可能性的实现过程”。基于这种深刻的哲学转向,可以提取出四个核心概念作为新叙事的支柱。

(一)“叠加态”作为潜在性的分析原理

经典逻辑遵循“排中律”,即一个系统要么处于A状态,要么处于非A状态。但是,量子思维的“叠加原理”指出,系统在被观测之前,可以处于其所有可能状态的组合之中^[18]。这种逻辑意味着,在结果显示之前,一个政策或治理情境可以被概念化为包含多种潜在发展路径的“叠加态”。

量子叠加态为人们理解“模糊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逻辑^[19]。在经典逻辑框架下,政策目标的模糊性通常被视为设计有缺陷或政治妥协的消极产物。从叠加态视角看,战略性模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系统可能性的有效维持,它保留了政策在面对不同情境时“塌缩”到不同具体状态的灵活性和适应

性。因此,治理措施重点从寻求消除不确定性,转向了如何管理一个由多重可能性构成的“潜能场域”。

(二)“量子纠缠”作为整体性的分析原理

经典分析方法(特别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还原论,倾向于将系统分解为独立可分离的单元进行研究。“量子纠缠”现象则揭示了一种奇妙的、非局域的整体性:一旦两个或多个粒子发生纠缠,它们便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不能用经典方法将其状态描述为部分个体状态的简单加总。

“量子纠缠”概念超越了治理研究中的还原论,其逻辑原理在于,治理系统中关键行动者(如政府、市场、社会)并非相互独立的实体,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相互渗透、共同构成的“纠缠”伙伴。因此,分析对象不应再是孤立行动者,而应该是“纠缠系统”本身。这就为理解系统性风险的传递、跨域治理的复杂效应,以及政策干预的非预期后果,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整体论视角。

(三)“互补性”作为悖论的分析原理

面对悖论,经典逻辑往往陷入“二元对立”和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尔提出的“互补性原理”,为分析悖论提供了更为精妙的认识论框架。该原理指出,对某一客体的全面认识,可能需要借助两种在经典意义上相互排斥的描述(如“波”与“粒子”)。这两种描述在任何单一的实验情境下都无法同时被观测,但它们共同构成对该客体的完整说明。

“互补性”原理是分析和“抚平”治理悖论张力的核心工具。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诸如“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稳定与变革”等看似矛盾的价值或目标,理解为“互补性的价值维度”。它们并非需要被权衡取舍的对立项,而是一个健康治理系统不可或缺、共同发挥作用的两个侧面。这样一来,治理研究的重点从寻找静态“最优平衡点”,转向了探索实现这些互补性要素动态整合的条件与机制。

(四)“观测者效应”作为干预的分析原理

在经典科学假设中,存在一个可以完全客观、不介入被观察过程的“中立观察者”。量子力学“观测者效应”则表明,观察和测量行为本身与被观察对象不可分割,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决定被观察系统的状态^[20]。

这一原理在治理领域,可以被视为“干预性建构效应”。它揭示出,绩效评估、社会调查、规制审查等治理工具的运用,不仅仅是对一个既定现实的被动反应,更是一种主动“塑造”和“建构”现实的权力实践。

这就为理解“古德哈特定律”(当一个指标成为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等现象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解释。进一步,治理研究和实践需要对观测和干预行为本身可能带来的建构性后果进行持续审视与反思。

上述四个核心要素并非相互独立的分析概念,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框架。其中,“叠加态”原理为治理认知框架提供了以“可能性”为核心的本体论基础;“量子纠缠”原理界定了治理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整体性、非分离的关联结构;“互补性”原理则为分析和整合治理悖论提供了关键的认识论工具;而“观测者效应”原理则揭示了治理干预与研究行为本身不可避免的建构性与反身性。正是这套由四个要素系统整合而成的分析逻辑,为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复杂性的量子治理叙事奠定了理论基石。因此,可以基于量子思维建构一个替代性的治理新范式——“量子治理”。

三、叙事建构:量子治理叙事

量子治理范式并非一套具体的政策工具箱,而是一种旨在提升治理系统适应性、韧性与创新能力的全新治理框架,其核心特征体现在治理逻辑、价值整合、语汇系统以及实践应用等多个层面。

(一)治理逻辑的转变:从线性控制到生态促进

“量子治理”的首要特征是治理和干预逻辑的根本性转变。它从经典逻辑叙事中线性的、以实现预设目标为导向的“控制型”干预,转向一种非线性的、以培育系统演化能力为核心的生态促进型干预。在这种逻辑下,治理者角色不再是试图掌控全局的系统工程师,而是转变为维护系统健康生态的“园丁”^[21]。治理的核心工作不再是执行僵化的蓝图,而是营造一个能让多种好结果“涌现”(Emergence)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干预的重点从直接作用于结果,转向了调节系统内部的连接方式、互动规则和信息反馈回路,旨在增强整个治理生态系统的自我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整体韧性。

(二)价值整合的转向:从权衡取舍到互补共促

“量子治理”范式为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和治理悖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它借助互补性原理,将“效率与公平”等看似对立的价值观,从需要进行权衡取舍的竞争关系,重新理解为在一个健康治理系统中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的“互补性共舞关系”。在此框架下,效率为治理提供了可持续资源与动力基础,而公平则为治理赋予了正当性、凝聚力与人文关怀,两者之间就像骨架和血肉之间的关系。一个成功的治理

实践,不在于找到了一个静态“黄金分割点”,而在于促成了一种动态、情境化的价值整合,使得对一方价值的追求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促进另一方价值的实现,最终达成一种张力与和谐并存的“动态平衡”^[22]。

(三)核心语汇的演进:从确定性语言到生发性语言

认知框架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核心语汇的更迭。经典治理叙事依赖一套描述性、旨在提供参照的“确定性语言”(如控制、基准、最优解)。量子治理范式引入了一套“生发性语言”。这里“生发性”并非指语言学上的句法生成,而是借鉴量子理论中“测量创造现实”的认识论隐喻。在复杂系统中,治理者的语言定义不仅是对现状的描述,更是一种对未来的“干预”和“塑造”。例如,“可能性”(Possibility)一词不再意味着缺乏掌控,而是强调对未来多种演化路径的开放态度;“涌现”(Emergence)承认宏观秩序源于微观互动的不可预测性,而非顶层设计的产物;适应(Adaption)突出治理主体基于反馈进行学习和调整的核心能力;韧性(Resilience)衡量系统在遭受冲击后维持核心功能并从中恢复、学习的能力;“情境”(Context)则强调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套语汇将治理分析焦点从静态、既定的“事实”,转向了动态、正在生成的“关系”。

(四)“城市改造”场景下的应用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经典逻辑叙事与量子思维叙事框架的差异,以“城市改造”这一典型的复杂治理领域为例来比较分析。

在“经典逻辑框架”下,城市改造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目标明确的工程项目。一片老城区被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集合”(如建筑破败、经济产出低)。治理过程遵循线性逻辑:由专家团队制定一份详尽的、量化的“总体规划”,并以此为蓝图进行大规模的物理空间改造。评价体系以经济指标(如土地增值、投资回报率)为主。在此过程中,历史文脉和社区既有社会网络,往往被视为需要为“更高效”的土地利用而让步的“成本”或“障碍”,从而引发了“发展与保护”的尖锐悖论。

在“量子治理框架”下,同一片老城区则被理解为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同时处于“历史文化遗产”“社会交往网络”“新兴商业空间”等多种价值状态的“叠加态”。治理目标不是用一种状态取代另一种,而是通过“针灸式”“触媒式”的微观干预,促进这些价值互补共生。治理过程秉持非线性、实验性和参与性原则,强调与居民、商户等“纠

缠”主体的“意义共创”,政府角色是“赋能者”与“平台搭建者”。评价标准体系具有多元性和过程性,关注社区的社会资本、文化活力和整体韧性的提升。在此框架下,“发展与保护”悖论被“抚平”了,并转化为一个如何在尊重历史情境的前提下,激发社区内生发展可能性的适应性挑战。

通过具体场景下治理框架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量子思维”并非一套空泛的哲学理念,而是一个有效的认知与行动框架,能够为治理提供不同分析视角、引导不同实践路径,并指向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结果。量子思维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应用于更多充满悖论的治理领域,如数字治理中的“开放与安全”、危机管理中的“决断与适应”、环境治理中的“发展与保护”,甚至是国际关系冲突如“贸易战”等领域,以检验和丰富其解释力。在研究方法上,纯粹的、线性的定量方法在捕捉“叠加性”现实时存在局限,因而需要探索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如能够处理复杂因果的定性比较分析以及能够体现“观测者效应”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四、结论:转向拥抱复杂性的治理叙事

植根于经典物理世界观的叙事逻辑,长期以来影响甚至主导着我们的治理认知框架与实践。在面对一个日益充满不确定性、模糊性与治理悖论的真实世界时,这种经典逻辑叙事的解释力与指导力表现出落后和不足,导致治理实践陷入困境。通过将量子思维中的叠加、纠缠、互补、观测者效应等核心概念进行提炼并转译为一套构建新叙事的“语法规则”,本文系统地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再追求唯一最优解,而是致力于“营造生态”的治理取向;不再强调控制与预测,而是共同创造过程的治理语言;不再塑造二元对立,而是欣赏“共舞者”与和谐共存的治理效果。

基于量子思维的治理认知框架并非“消灭”或“解决”公共治理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悖论,相反,悖论正是现实复杂性的真实映射。量子思维叙事能缓冲悖论所带来的破坏性张力,通过提供一个更高维度、更具包容性的理解方式,将悖论双方置于一个动态整体中,对于公共管理实践和学科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首先,它超越了具体的政策工具或管理技术之争,直接接触及支撑学科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根基,不仅重新定义了治理对象的本质(本体论),也深刻反思了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与互动方式

(认识论)。通过引入这种非经典的世界观,量子思维叙事为人们重新审视和定义诸如公共价值、组织边界、政策过程、治理能力等核心概念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有助于深化公共管理基础理论。

其次,它基于“互补性”原理的量子思维,致力于提升公共治理的辩证分析,提供了一种远比传统线性演进的辩证法更为深刻、更贴近现实的辩证智慧,超越了旨在寻求矛盾终极消解的“正—反—合”线性逻辑,转而构建一种“亦此亦彼、相辅相成”的整体性思维,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公共治理中的多重价值冲突。

第三,它通过自觉反思和超越西方主流理论背后深层的经典科学范式,尝试从一个更具普适性、面向复杂性的根本逻辑来构建认知和分析框架。这为我们反思既有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探索构建契合中国乃至全球复杂治理情境的、具有原创性的公共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理论视角。

总之,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应随着人类用以理解和应对自然与社会复杂性的认知框架演进而演进。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内在悖论的外部环境,拥抱复杂性、超越二元论并在悖论的张力中创造未来,不仅是思维方式的深刻转换,更是新时代公共治理回应复杂现实挑战的应有之义。从经典逻辑叙事到量子思维叙事的转向,意味着治理实践尝试从对确定性的追求,转向对可能性的管理;从基于二元对立的简化分析,转向对整体关联复杂性的把握;从单向的控制型干预,转向营造、促进多方互动的实践。这一治理叙事范式的转型,有助于提升治理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也为推动公共治理实践走向成熟、有效应对新时代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路径指南。

参考文献:

- [1] Roe E. Narrative Policy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1-19.
- [2] 朱春奎,李玮.叙事政策框架研究进展与展望[J].行政论坛,2020,27(2):67-74.
- [3] Kuenzler J, Stauffer B, Schlauffer C,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Policy & Politics, 2025, 53(1): 129-151.
- [4] Morgan G. Images of Organization[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6:5-20.
- [5] 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2版.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5-102.
- [6] Ostrom V.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M]. 3rd ed.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8:11-15.
- [7] 蓝志勇.新科学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创新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21,37(3):6-12.
- [8]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72-97.
- [9] 温特.量子心灵与社会学[M].祁昊天,方长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3-28.
- [10] 西蒙.管理行为[M].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74-75.
- [11] Nguyen C, Nguyen D. Navigating contradic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paradox mindset in the workpla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 Technopreneur, 2025, 5(1): 51-63.
- [12] Wei W, Zhou Y, Wang D. Learning to integrate conflicts: paradoxical leadership fosters team innov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3, 165: 114076.
- [13] 左哈尔.中国人的量子管理观[M].纪文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3-23.
- [14] 辛杰,吴创,刘欣瑜,等.量子范式下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共生演进与场景化实践[J].管理学报,2023,20(4):502-511.
- [15] 左哈尔.量子领导者:商业思维和实践的革命[M].杨壮,施诺,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54-81.
- [16] Haven E, Khrennikov A I. Quantum Social Sc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23-36.
- [17]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4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1-40.
- [18] 布斯迈耶,布鲁扎.量子思维:认知和决策的量子模型[M].郭景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1-26.
- [19] 刘桑.量子认知的研究回溯、核心应用领域与未来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46(4):41-48.
- [20] 成素梅.量子论对科学哲学的影响:基于专题文献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39(6):11-17.
- [21] Farra F, Pissarides C. Quantum Governance: Rewiring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Policy[M]. Leeds: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23:39-40.
- [22] Clegg S, Cunha M P, Harvey C, et al. Organising through time: paradox and history[J]. Business History, 2025, 67(2): 413-429.

(责任编辑:陈丽琼)